

粵海舊聞錄（二十）

祝秀俠

梁鼎芬讓妻之說

吾粵鼎芬有名曾爲宣統帝師，並嚴劾李鴻章之梁鼎芬（星海），其生平行誼見諸傳記，爲人所熟訖，惟其割妻讓愛與文廷式一事，則鮮爲人知而似若有其事。

郭則灝（閩人，翰林）「清詞玉屑」云：「相傳梁節庵與文道夙善，其罷官歸（光緒十一年）以眷屬託之，後遂有仳離之恨。棲鳳宅改，迸淚花飛，食魚齋寒，驚心覆水，亦可慨矣。節庵室爲長沙龔氏，也能詩。」棲鳳宅爲梁鼎芬與龔氏結婚時所居之地，名「棲鳳胡同」。「食魚齋」則爲梁任武昌府知府時所居之衙齋，榜題食魚齋者。

梁夫人亦爲名門才女。「越縵堂日記」有一段記載云：

「同年廣東梁庶常鼎芬娶婚送賀。梁年少有文而少孤，丙子舉順天鄉試，出湖南龔鎮湘之房。龔有兄女亦少孤，育於其舅王益吾（先謙），祭酒遂以字梁。今年會試，梁出祭酒房，龔以宗人府主事亦與分校，復以梁卷撥入龔房，今日成嘉禮，聞新人美而能詩，亦一時佳話也。」

在清末兩部著名小說「孽海花」與「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均曾述及此事，「孽海花」寫得較爲簡略，我佛山人則寫來淋漓詳盡，其一百零一、二兩回所謂「梁頂菴恩愛割夫妻」「溫江月義讓夫人」均影射此事。梁頂菴與溫江月均爲梁鼎芬，蓋梁字星海，江月即影射星海也。書中云：

「忽見武香樓（指文芸閣）從自己夫人臥室出來向外便走，溫江月直跳起來，跑到院子把武香樓一把捉住，嚇得武香樓魂不附體，溫江月把他一把拖到書房，捺他坐下，然後在考籃取出一疊惕稿來道：『請教請教看，還可以有望嗎？』武香樓才放下心擊節讚賞道：『氣量宏大，尤稱元作！』詞句備致嘲諷。惟此屬小說家言，或未可取信。蓋文廷式爲光緒十六年庚寅科榜眼，梁鼎芬爲光緒六年庚辰科翰林，梁較文入翰林爲早，梁向文請教科場文卷，顯有顛倒。清末所謂譴責

歷來粵中詩人學士，均喜往來二樵間遊覽，或隱居其中，優游歲月，遂有文人以二樵山人爲別號者。最爲人所熟知卽詩書畫三絕之黎簡。但早於黎簡，卽有另一號二樵者，爲明萬曆年間之薛起蛟（炎洲）。薛亦順德龍江鄉人，其兄始亨（劍公）爲一忠貞之士，兄弟並負文名。明亡，隱匿西樵羅浮山中，與屈翁山陳恭尹等交遊，有志匡復。善書能詩，所編順德縣志、新會縣志極有法度。年九十八始卒。

黃佐十八世書香

曩昔廣州雙門底，有大司成牌坊一座，是爲南京國子監祭酒大儒黃佐泰泉先生而立。由大司成里進入，卽爲黃文裕公祠，蓋其廣州城舊居也。佐八世孫培芳，字子實，又字香石。嘉慶九年副榜，道光二年充補武英殿校錄官。操履端正，詩文著述等身。在廣州世居舊址，藏書五萬卷，題所居曰「粵嶽草堂」。其門聯云：「四百年里第一。十八世書香。」宋明以還，粵中名儒巨宦，數在不尠。但其家世，能稱上四百年里第，書香綿延至十八代者，殊爲罕見。

黃佐字才伯，香山仁厚坊人，其祖瑜，舉人

羅浮山在廣州之東，又名東樵，有四百三十二峯之勝。西樵山在廣州之西，約百二十里，有七十二峯。東西樵山均多名勝古蹟，風景秀美。

，曾任知縣，徙居番禺山下，學者稱雙槐先生。父畿，郡庠生，以養親歸，隱居粵山之椒，精研易理。廣東新語謂「粵人著書之精奧者，以畿爲最。黃佐庚辰進士。明世宗廷試，五試皆掄元，授編修。學以程朱爲本，歷官至國子祭酒。從遊者衆，年七十七始卒，學者稱泰泉先生。其所纂撰廣州府志，香山縣志，廣西通志，羅浮山志，均著名。子熊文字湘山，郡庠生，亦深研易學，負時譽。傳至十世，崇奎以詩詞顯，有泓蓀詩草，篠花書屋詞鈔。十一世佛頤，粹於文史，分纂香山縣志續編，廣州城坊志六卷。歷代著述不絕，誠足稱書香門第也。」

清華首任校長唐國安

清華大學前身爲清華學校，其首任校長爲吾粵香山人唐國安，此近人所罕知者。唐君爲早年赴美留學之早期官費生。蓋自容閔建議會督國藩奏准清廷派遣幼童赴美肄業，前後計有三批，每批三十名。第一批於一八七二年由陳蘭彬帶領，著名之詹天佑即其中一人。第二批由黃勝帶領，唐國安在內，唐香山籍，其時年僅十四，肄業於耶魯大學，習法律，畢業後襄助留美學務會辦事，清華學校組成，返國任第一任校長，清華規模，多訂自其手，爲人溫厚有禮。卒年不詳。

蘇東坡在廉州

東坡居士謫粵，在惠州瓊崖兩地留下軼事人所共傳。惟東坡來粵，經韶關，清遠至穗城。復曾由瓊州而到南路廉州。其在廉州雖時日無多，

但遺跡亦有多處。周勝舉學兄合浦人，合浦在宋代爲廉州府治，曾爲一文述蘇軾在廉州事蹟引史傳及蘇詩所紀，至爲詳贍。爰摘錄之。

宋史蘇軾傳云：「貶瓊州別駕，居昌化……徽宗立，移廉州。」東坡集中亦有：「元符三年庚辰，五月大赦，量移廉州安置」之紀。

東坡由瓊渡海移廉，先經徐聞至海康，再西行赴廉州，入合浦縣境，經興廉村宿淨行院，有詩云：「荒涼海南北。佛舍如雞栖。忽行榕樹中。跨空飛拱研。當門冽碧井。洗我兩足泥。高堂磨新甃。洞戶分角圭。倒床便甘寢。鼻息如虹霓。」僮僕不肯去。我爲半日稽。醉兀十里溪。歸路老更迷。」

嗣以大雨水漲，不能陸行，乃由海道西行赴廉城。有書紀合浦舟行事云：「余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樑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艇舟渡海卽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疏星滿天，起坐回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旁鼾睡撫呼不應，所擇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嘆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想見東坡赴廉時路途上之險阻。

合浦縣盛產龍眼，亦產荔枝，人知東坡「日啖荔枝三百顆」之詩句，不知東坡對合浦龍眼亦至欣賞。有詩云：「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異哉西海濱。琪樹羅元圃。纍纍似桃李。一流膏乳。坐疑星殞空。又

似珠還浦。圖經未嘗說，玉食遠莫數。獨有鐵皮生，弄色映珊瑚。蠻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汙。」

合浦城外西岸有天后宮，宮前「海角亭」傳爲馬援征交趾時所建，東坡曾在亭榜書三字。又題匾額曰「萬里瞻天」。東坡離廉州後，廉人并石刻蘇平面像於亭碑上。

合浦城內有池，滿種荷芰，岸柳垂垂，池中有小洲，築堤與東西兩岸相聯，風景頗佳，洲上有清樂軒、長春亭，東坡嘗寓此。離去後，廉人在清樂軒旁建亭紀念，稱「東坡亭」。城東有井，傳爲東坡所鑿，亦稱東坡井。

自宋迄清，歷年既久，明代宣德以後，山賊海寇爲亂，廉州地方糜爛，至清初始漸敉平，於是蘇軾在廉遺蹟，多已湮沒。清乾隆卅八年間，廉州知府康基田發起重修蘇軾遺蹟，在其所撰「蘇公遺蹟記」中云：「余治廉之明年，開疏城河，宣洩城內池塘積水，於城東隅得東坡古井，去井百弓有池百餘畝，碧水清冷，中有二洲，立亭於上曰東坡。里人云此東坡當年結廬處也。考郡志宋元符三年，文忠自儋移廉，所居清樂軒有長春亭，擅園池竹木之勝，與廉左劉諸人嘯吟其中，今之亭與井，是耶非耶，欲向其處，而風流歇絕，荒烟蔓草，尋訪無由，蓋勝蹟之湮沒久矣。顧念公所居不可澌滅，迺鳩工庀材，挾之度之，不三旬而告成……爲一郡勝槩。」

其後十年，另一知府許誠又重修之。海角亭內之蘇公石刻像遷置於清樂軒正廳，近年大陸淪匪，文化大革命後，廉州蘇公遺蹟，又不知幾易邱墟矣。

三元里義民大戰英軍

鴉片戰爭之役，一八四一年五月英軍艦進佔

虎門，並謀薄攻廣州省城。時兩廣總督琦善怯懦

無能，表示屈服，願以六百萬銀元作爲媾和條件

，且勒令粵省民間攤派繳納。因而民憤沸騰。英

軍退出四方砲台時，搶掠奸淫，無所不至，於是

粵民敵愾同仇，鑄起禦暴。近郊三元里一帶民衆

尤爲激昂，由紳商父老倡組「平英團」。三元里

一百。三鄉以社學改爲團練公所，凡參加社學公

所團勇，居民則以工人，店舖則以伙伴，均擇其

年輕力壯者，按戶註冊，不得向外招募。公所籌

募經費，置造武器，構築防禦工事，一時集合團

勇至數萬人。迨江寧條約訂立，廣州在五口通商

之列，英軍根據條約，要求進城，粵民遂羣起反

對。官吏亦不敢犯衆怒。迨英國查理義律率軍艦

駛入省河，實行以武力進逼之時，三元里百。三鄉之團勇數萬人即奮起抗拒，初以五千人荷槍持矛，迎擊英軍，英軍藉優勢炮火出擊，三元里團勇按照預定計劃，退却至三元里附近，人數陸續增加至三、四萬人，將英軍圍困。時適雷雨大作，英軍炮火盡濕，火藥不能引發，而團勇乘勢將英軍截爲數段，奮力肉搏，三元里一帶多爲水田，道路因雨泥濘，英軍皆穿革履，行動遲緩，雖屢欲突圍，而無法衝出，最後各棄槍械徒步引領就戮，乞饑之聲，遍於田野。義律急向廣州城內官吏求救，廣州知府余保純馳往三元里曉諭羣衆，云和議已成，洋人嗣後不敢再來侵犯，囑團勇撤圍放開洋兵，英軍殘部始得退去。是役，

合浦珠與廉州太守

合浦縣爲粵省西南一大縣份，幅員廣袤，古爲百越地。秦屬象郡，漢初屬南越，至漢武帝元鼎六年始討平南越，以其地設置合浦郡。統徐聞等五縣。宋元明清數代爲合浦縣。

合浦南瀕東京灣大海，古時已盛產珍珠，其產珠處名珠母海。明代設官守珠池。平江、青鶯、楊梅三池之合浦珠，其著者也。

合浦以產珠，馬援征越經合浦，勝利還朝，車載薏苡，人疑載珠北返，因而受謠。此故事人所稔知。至「珠還合浦」一事，爲後漢孟嘗故事，以合浦產珠而少穀實，縣民賴採珠爲活，與鄰

梁啓超致中華會館書

光緒二十六年梁啓超自日本渡美，時保皇黨勢力正風靡美加兩國，孫中山先生第一次渡美進行革命，處處遭遇阻力，其二次赴美之被阻登岸，即保皇黨人運動關吏以致之，惟康梁勢力在外日張，清廷亦至感不安，梁氏赴美之初，時駐美使臣爲伍廷芳，清廷令阻其上岸，伍商諸美國務院，未得要領，乃飭中華會館請其致書在檀香山之梁氏勸其勿來，且加以嚇阻，謂清廷官吏懸賞購刺，謀藥彈匕首以待，切宜自愛，勿投險地，梁得書乘機條陳大義，藉此宣傳，其覆中華會館一函，文字酣暢，聲勢尤壯！中有句云：

「乃承手教，最以自愛，捧誦之餘，未嘗不且感激而且躊躇也。獨念死生有命，非人力所能

。衆謂數十年來守此土者，能與地稱，惟柏而已。

歷代朝廷詔派太監監守珠池採珠上貢，需索供應，爲害地方甚苦。明代景泰間，李遜知廉州

，守珠太監譚紀橫暴不法，遜禁之，紀挾嫌誣奏

知府縱部民盜珠池，詔逮錦衣衛獄審訊，紀前

林殺民衆及強入民家掠奪財物無數，遜悉發其奸

狀，帝逮紀面質具眼，乃抵罪，復遜原官。

合浦雖以珠顯，然因珠召禍，亦非地方之福

。廉州府志引還珠亭一詩曰：「此珠萬命沈波底，爭似當年去不還。」又有知縣馬倚元者，在其合

浦雜詠中有云：「當年底事設珠場，爲採明珠百畝荒，却喜近來珠不返。依然生計重農桑。」蓋自清乾隆以後，珠蚌漸少，政府亦未再明令採珠矣。周勝舉兄，合浦人，爲子言合浦珠史事如此。

強爲。苟其死也。雖安坐廣廈之中，餌以參苓，擁之以近侍，終無可逃。苟其不死也，則如從軍者擲身於硝煙彈雨之間，航海者賭命於鯨濤鼉浪之窟，其不死自若也。且無論遠者，即如弟之一身，當前年八月之變，雖有十頭顱，亦不足研矣。然至今猶儼然生於人世間者，豈非未獲死所，而造化小兒未許我以暇逸耶。人生只一死耳，從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死而復死者，死何足畏。

弟如長死，則何難嫋嫋奴顏，以求自身之安樂，於名場宦海間，自顧才力，度未必出現時官吏下，而予不願如此者，以良心難昧，而血性不能盡無耳。

「方今瓜分之禍，懸於眉睫！家鄉故土，已屬他人，舉國同胞，將成左衽，使李鴻章伍廷芳清夜捫心自問，豈不知所謂上諭，非出皇上之口，不過賊臣所借以爲傀儡，奉僞詔若神明，仇新黨如蛇蝎者，不過欲媚呂雉武曌曹操司馬懿，以保其目前之祿位而已。不知國且不保，位於何存。種將爲奴，祿更何存。大廈一傾，冰山安在，覆巢之下，完卵難期。」

「至於弟已是九死之人，此後餘生，爲君父而捐軀，爲國民而流血，固所願也。既畏死則不任事，既任事則不畏死。砲彈何物？炸藥何物？」

抑弟更有瀆陳者，吾粵飾繡奧懷，尤爲各國所垂涎，九龍廣州灣慘狀，凡有血氣，聞之傷心。毋謂鄰宅失火，於己無關，須知前車旣覆，後

軫方虞，試問我三邑四邑香山惠潮諸地，與九龍廣州灣相距幾何？再進一步，則禍已臨頭。今者採莽在朝，內訌紛起，唯有力以戕善類，曾無法以拒外夷，念及故鄉，誰敢保其三年之內無事哉。去逆就順，共保聖皇，共救困難，共衛身家，實所厚望……」

中華會館之函，既不能阻梁氏前來，梁以卓越才華，傾動四海，抵美後頗受僑界歡迎，曾在華埠一羣吳戲院演講達十餘日云。

王陽明與廣東

王陽明學術思想事功，爲中明一代偉大人物，雖生於浙東餘姚，然與吾粵至具因緣。晚年，陽明奉詔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按，討平廣西思恩及田洲土酋盧蘇王之亂，歸師時，並襲八寨斷藤峽苗患，得病上疏乞休，未奉朝命，竟歸，因而獲罪奪爵。身後由吾粵湛甘泉爲撰墓銘，闡揚其生平偉大學術思想，宏揚於後世。陽明先世五世祖王綱公，曾任廣東參政，奉旨征苗死於事。陽明平思恩苗亂後道遇增城湛甘泉家宅題詩壁上，有「書甘翁壁詩」敍乃祖死國事。當時陽明與陳白沙甘泉兩先生呼應講學，聲氣相求。

白沙退隱江門築台講學，甘泉歷官兵刑吏部尚書，仕途顯赫，而在理學上成就，大有青出於藍之概。黃宗羲作明儒學案，謂：「有明學術自獻章（白沙）開其端，至陽明而光大，白沙主靜學說，實視陽明良知之說爲精深。甘泉與陽明相交契合二十餘年，有一時王湛之稱。」

陽明學派中之廣東門人，在明儒學案所錄，

計有方獻夫、梁祥、薛中離、周坦、鄭初一、楊驥、薛尚賢、楊仕鳴等人，不可謂不盛。陽明在當時政壇學海中，均苦力撐持，獨懾奮鬥，倘無甘泉爲之呼應支援，其功業學術恐難流傳千古。

國父重視法律人才

國父對於法律人才至爲重視，王寵惠留學英國時，拮据殊甚，國父曾在艱難籌募革命經費中撥五千金與之。革命成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國父派伍廷芳任司法總長。人多認爲伍氏長於外交，且正在滬負責與北方議和，胡不任爲外交總長？以此意向，國父進言。英文大陸報記者亦晉謁問及此事。國父曰：「伍君固以外交見重於人，惟吾華人則以伍君法律勝於外交，伍氏上年曾編輯新法律，故在法律上大有心得，吾人擬仿照伍君所擬定之法律施行於共和國民。夫外交本爲一國重要政策，但倘法律尚未編定，雖有俾斯麥拿破崙之才能掌外交，亦將無用。中華民國建設伊始，首重法律，今派伍廷芳博士任司法總長，職是故也。卒發表伍氏爲司法總長，外交總長則爲王寵惠。」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合訂本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